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英国卷

永 远 占 有

蔡茂友 主编



1994年11月出版 北京



永远占有



(京)新登字 045 号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英国卷

永远占有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28千字 插页2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18000册

ISBN 7-5080-0355-1/I·362

定价:6.80元

出版前言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10种)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中外中短篇小说名作选集,其中主要是变态婚恋小说。

婚姻恋爱是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作家们不断表现和探索的一个领域。统观世界文学史,讴歌美好爱情、颂扬幸福婚姻家庭的名作固然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变态婚恋的题材也引起不少作家们的关注。所谓“变态婚恋”,系指婚姻恋爱中一切异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时代的衍进,思潮的嬗变,风俗的演化,民族的文化机制,个人心理的隐微,都会在婚恋作品中聚焦,集中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编选这样一套世界范围的婚恋小说丛书,旨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认识世界各国的世态人情,洞察人类心灵的内在奥秘,反思婚姻恋爱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走出婚恋误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目 录

鲍什妈妈.....	特罗洛普·安特尼(1)
一个主教的罪恶	安东尼·霍普(32)
苹果树	高尔斯华绥·约翰(55)
永远占有.....	格林·格雷厄姆(112)
美妇人.....	大卫·劳伦斯(126)
狐.....	大卫·劳伦斯(148)
不是房客,是朋友	威尔逊·安格斯(227)
临死的瞬间.....	伊·麦克尤恩(259)
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	伊夫林·沃(276)
后记.....	(284)

鲍什妈妈

特罗洛普·安特尼

特罗洛普·安特尼(1815~1882) 英国作家。出生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父亲业务不振,靠母亲写作维持生活。她写了41部小说和游记,所表现的坚强勤劳作风给作者以深刻影响。不久,父亲和兄姊都死于贫困。特罗洛普19岁进邮局当职员,直干到52岁,始终勤于职守,英国的邮筒就是他在职期间发明设立的。曾一度经常骑马往来于西南部六七个郡之间,熟悉民间风俗习惯。1855年发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养老院院长》,获得成功。

特罗洛普业余勤奋创作,共写47部小说和一些游记、传记等。前期的主要作品是一组包括《养老院院长》(1855)、《巴塞契之塔》(1857)、《巴塞契最后的纪事》(1867)等在内的六部曲“巴塞契小说”,集中描写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露教会内部的矛盾、宗教的伪善和资产阶级的虚伪丑恶。由于成名后接触到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后期转写政界人士的生活。主要作品是一组六部曲“巴里塞小说”。其中的《首相》(1876)描写了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政界的真实情况,受到赞赏。

特罗洛普长于描写妇女心理,把他们内心所想的全部翻腾出来,不做无情的讽刺,而是慈父般严肃耐心地考虑和爱护。文笔隽永,故事发展自然流畅,人物栩栩如生。

因在《自传》中称每日写作3小时，每小时1000字，被称为文字匠，名列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人之后，在逝世50周年之际，许多欧美知名评论家重新评价，声誉得到恢复，近20年来，读者越来越多，作品畅销。

维尔纳的温泉浴场所在的比利牛斯山谷^①，对英国人来说，或者说实在的，对其他旅客来说，都挺陌生。爱找舒适旅馆和秀丽风景的游客，一般不会游历到比利牛斯山东部去的。他们难得越过吕尚镇；其实这样做也对，就在这山脉最美丽的一处结束旅程，他们大都会在这块风景也还不赖的地方受到向导、店主和马夫的哄骗和迷惑，也就打消再远行的心思了。从远方到这一带来疗养的病人不大常去维尔纳。时髦人士都讲究去邦纳温泉和吕尚，真正有病的人又去巴莱热和高泰莱。您在那些地方能遇到熙熙攘攘的巴黎游客，波尔多富商的夫人小姐^②，以及如今夹杂其中也不算少的英国绅士淑女。然而，比利牛斯山脉东部一带游客仍然为数稀少。情况也许永远这样了。那里尽管有许多美丽的山谷——维尔纳山谷或许是其中最优美的一个——可是没法同游客们所喜爱的欧洲其它地区的山峦景色相竞争。比利牛斯山脉西部的波·德·威纳斯奎和布莱希·德·罗兰一带，说得更确切些，这些名山从法国绵延进入西班牙境内的几处交界地点，人们可以拿那里同瑞士、意大利北部、提罗尔^③和爱尔兰相比，也会觉得前者的景致并不见得逊色。可是东部山区就没法比了。那里的小山稀稀拉拉，不密集相聚；从这个山谷到那个山谷之间的关口峡道，虽不低矮，却无悬崖绝壁使它们紧连在一起，因此欠缺优美的壮观景色。结果那里的旅馆也自

① 比利牛斯山脉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

② 波尔多：法国一港市。

③ 提罗尔：奥地利西部一州。

然而然不如想象的那样完美了。

不过，其中倒有一座山峰堪与米迪峰或玛拉德达峰相媲美^①。谁也不会小看这座严峻而苍迈的卡尼固峰，它巍峨庄严，孤零零地矗立在两条从柏比南通往西班牙的道路之间，一条靠近柏拉迪斯，另一条靠近布隆。维尔纳温泉就隐藏在卡尼固西面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山谷里，据我所知，正如前述，是比利牛斯山脉东部的一处最优美的地方。

近几年常来这里洗温泉浴的旅客差不多都是从毗邻的柏比南、纳尔邦、卡尔卡松和贝奇尔各小城镇来的，因此，这里的温泉既不出名也不奢侈，收费低廉，可是信任这里的温泉的人都对它抱有信心。真格的，到那里去的男男女女，有的是劳累得精疲力竭；有的是因生活无节制而病倒；有的是因过于忧虑而患了神经衰弱症。他们个个洗过回去都变得精神焕发，体格健壮起来，足以再在那多灾多难的世界里搏斗一番。羡慕他们的人虽然也许会增多起来，可是他们的性格在后来的年月里也好象并没起多大变化。

在那年月，维尔纳乡镇鼎鼎大名的人物要算鲍什妈妈了，人们也知道过去有位鲍什爹爹，因为如今还有个鲍什小子同娘住在一块儿，可谁也好象不大记得那位老爹了，只晓得他一度确实存在过。他在维尔纳压根儿就不为人所知。鲍什妈妈虽是本乡人，婚后却没在乡间度过，早年居孀后才又回到故里，当上维尔纳镇上的鲍什旅馆老板娘兼经理，也可说是那家旅馆的心灵吧。

这家旅馆是一所结构略嫌粗陋的大房子，主要接待来维尔纳疗养的病人，它正好盖在一个温泉的喷口上，泉水从大地内脏直接涌入浴池。旅馆设备可容纳七十人，每年夏秋两季总是客满。冬春两季人也不算少，原因是鲍什妈妈收费低廉，设备也还凑合。

在这方面，说实在的，也在其他方面，鲍什妈妈拥有一个诚实

^① 米迪峰在瑞士境内。

的女人的美名。她定了那么一个价格，甭管什么借口都没法说服她让点步。而这个价钱所换回来的早点啦，午餐啦，温水浴啦，床铺啦，她可从来也没昧着良心提供。这本是旅馆老板应有的品质，并不会得到顾客过高的赞赏，却也会得到公众经常光顾那份应得的报偿。就是这样，还有人认为连鲍什妈妈也不是没有一点不招人抱怨的地方。

首先是她缺少一个作为公共场所的经理所应有的那种笑容可掬的和蔼态度。单拿她一般的生活方式来说，她对待顾客严峻而寡言，在旅馆里独断专行，有时还表现得前后矛盾；谁要是建议她在某一方面只改变一天花样试一试，或者刚露出一一点抱怨的苗头让她听到了，她都显得不够理智，毫无商量的余地。

说真的，不管顾客对旅馆哪点不满意，她一概不能容忍。她对这种抱怨只有一种答复。那就是无论是男是女，谁要是对于旅馆嫌弃就可以打个招呼立刻搬走，悉听尊便。腾出来的地方反正会有别位顾客准备来住。她能有这种答复的魄力，主要还在于她收费低廉，这种魄力她可是十分珍惜的。

顾客按照医嘱在不同时间洗温泉澡，但是一般供应泉水的时间是在清晨五点到七点。早饭九点开，中餐定在午后四点。过了时辰，鲍什旅馆就不供应吃食了。村子里有一家咖啡馆，绅士淑女可以到那儿去喝杯咖啡或糖水什么的；旅馆里可决无这项服务。在法定就餐时间过后，即使想用贿赂或者央求的办法也没法弄到什么吃食。一位旅客，要是在最后一遍餐铃摇过十分钟后才进餐厅，就会遭到鲍什妈妈的白眼，她总坐在她那张餐桌的上首。谁要是迟到半小时，那他只能赶上什么吃什么，上过的菜一律不再补上。如果末一道菜已经上过，那就大可不必再进餐厅，去也白搭。

咱们要讲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的外表已经不怎么起眼。她六十来岁，胖墩墩的，脖颈短粗。一头灰发，午餐时倒还梳理得整整齐齐，而在这个钟点之前，人们整天都会看到那头乱蓬蓬的灰发从

她那顶小帽边缘露出来。两道眉毛又宽又密，可是单靠它也没法使脸膛再现当年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情了。那两道浓眉确实有股威严的劲儿，可还比不上眉毛下面一天到晚总戴着的那副绿眼镜更威严。有人分析之后，认为鲍什妈妈之所以有股威力，奥秘之处全在于那副眼镜。

她习惯每天从早餐起就在旅馆里到处转悠，一直要到该整装吃午饭时才算为止。每间客房和浴室她都要进去看看，餐厅转一两个圈儿，厨房更是三番两次地进进出出；她遍访每个角落、每个窟窿，透过那副绿眼镜监视着一切；谁要是在她巡逻的时刻遇到她，并不总是件愉快的事。她习惯慢慢溜达，双手一向背剪在身后。除非客人跟她说话，她难得理人，而且也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跟人闲扯。如果有谁想谈点跟旅馆业务有关的事，她会听一听，然后作出答复——所答之话叫人听上去并不悦耳。

她就是这样独自闯荡江湖，一位严峻、固执、一本正经的老太婆，偶尔也会爆发一阵激情；除了诚实之外，倒也不是说她一点仁慈和柔情都没有。她生了不少孩子，足有七八个之多。一两个死掉了，另外几个成了家，这些儿子都在很远的外地安顿下来；眼下咱们谈起的这件事发生时，只剩下一个儿子还处于母权的管辖之下。

阿道夫·鲍什是目前这家旅馆的住客和食客对她众多的孩子获得印象最深的一个。他是顶小的儿子，鲍什妈妈生下他不久便回到维尔纳，因此他是在乡镇里长大成人的。乡亲们都认为，认为得也对，他是他妈妈的心肝儿——比他哥哥姐姐都更加受宠——简直是她的宝贝儿和命根子。这时，他约莫二十五岁，近两年没住在维尔纳——原因容我慢慢道来。他被送到巴黎去开阔眼界，学习法语以取代家乡山沟里的土话；随后又离开巴黎到南方的兰格道克住一阵子学点农业知识，据说日后对维尔纳山谷里的农场可能会有点用场。他快回来了，这叫他母亲异常兴奋。

她慈祥而宽厚地宠爱这个宝贝儿子，也许不足以说明她心眼

儿好，可她也曾对一个邻居——不，一个与她竞争的旅馆老板——的遗孤表示了慈爱。维尔纳不止一家温泉浴所，不过另一家老板在鲍什妈妈回来定居之后没几年就去世了，他人财均没兴旺，死后撇下独生女，一个小姑娘，无依无靠。

这个小姑娘，玛丽·克拉维，在她爹去世后就让她妈妈领到自己家来抚养，尽管老太太过去对她爹恨得要命。那时节，玛丽还是个婴儿，鲍什夫人把她接过来也许并没对姑娘日后的归宿多加考虑。但是她一直对小姑娘尽了作母亲的职责，姑娘也就成为旅馆里众人的小宝贝儿，阿道夫·鲍什最喜爱的玩意儿——最后，当然也就成为他最早的情人。

麻烦事于是在维尔纳出现。山谷里的居民当然早已发现那桩正在发生和今后可能发生的事了，只有鲍什妈妈一个还蒙在鼓里。后来，老太太终于醒悟过来，发觉阿道夫·鲍什，她的美德和财产的继承人，当地和邻近一带独一无二大有作为的青年，竟然一心一意意在转念头要娶那个穷孤儿玛丽·克拉维为妻哟！

鲍什夫人怎么也没料到世间居然会有人钟情于玛丽·克拉维。她总把她当作孩子，当作自己施舍的对象，当作众人看待的小可怜虫那样看待。她透过那副绿眼镜从来也没看出玛丽·克拉维是个美人儿，充满小伙子们爱看的那种成熟的媚劲儿。在旅馆百十来件日常杂务事上，玛丽是鲍什夫人的一个从不闲着的好帮手；老太太对她的能干心里完全有数，也很欣赏。可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老太太一直只把她看成是个有用的、干苦活儿的杂役。她挺喜欢自己抚养的这个孤儿——喜欢得别人的话不爱听，而唯独爱听姑娘对旅馆事务的看法。但是，“鲍什阿妈”，玛丽就这样称呼她，却对玛丽作为一个姑娘的姿色、文雅和温柔可爱一点儿也没在意。

糟糕的是阿道夫对这一切并非熟视无睹。凡是他母亲忽视的地方他都赏识，这原本也是件很自然的事。结果他堕入了情网，他向她吐露了自己的爱情，玛丽也回报了他的爱情。

阿道夫长大至今只有过几件小事没顺心意，认为只要把他要娶玛丽·克拉维这件事禀告母亲，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可是玛丽具有女人的直感，对这明白得多。她在向他倾诉爱情时，害怕得浑身直打哆嗦，几乎蜷缩成一团，而且在阿道夫准备去争取母亲同意时，就躲藏起来了。

鲍什夫人那一阵狂怒早在咱们现在要说的这件事的前两年发过了，我也就不必再罗唆。她起先滥骂和抱怨一通，真够玛丽受的；后来又默默恨在心里，更够玛丽受的。当然由此而决定该把这可怜的玛丽送到孤儿院或者收留叫花子的救济院去——简单说吧，只要她不在眼前，哪儿都行。她的前途啦，幸福啦，乃至她本人的存在啦，跟她又有什么相干？阿道夫·鲍什的前途和幸福——难道不应该认为是维尔纳最要紧的一件事吗？

但是，这种极为尖锐的局面并没持续很久。首先，鲍什妈妈在那副绿眼镜下面确实有一颗慈爱而温柔的心。头两天盛怒之后，她承认必须给玛丽·克拉维做个妥善的安排；临到第四天，她又确信旅馆这个小天地，她的天下，如果少了玛丽·克拉维就不会料理得有她在那样好了。其次，鲍什妈妈有一位朋友，他就严重事务所提的意见她偶尔是会听取的。这位朋友告诉她既然必得弄走这对情侣中的一个，不如把阿道夫送走更好；他离开土生土长的山谷到外地去住几个月总是会受益良多的；假若离家一两年，即使不能叫玛丽忘掉他，也会叫他忘掉玛丽的。

这里咱们得顺便介绍一下这位朋友。在维尔纳，一般人都管他叫上尉先生，尽管他从来也没晋升到那个级别。他在陆军里还是准尉的时候就伤了一条腿，只好退伍，靠领抚恤金过活，从而断送了他的前程，使他没法再走那条通往荣誉的艰险道路。近十五年，他经常到鲍什夫人家里作客，起初作为一个偶尔来来去去的客人，可是近些年来就跟她本人一样干脆长久待在旅馆里了。

大家总称呼他上尉，他的真名实姓也就让人遗忘了。咱们不妨

也知道一下他叫西奥多·坎潘。他个儿高，长得很神气，一向穿一套黑衣服，质地当然粗糙，不过总是刷得蛮干净，一尘不沾。他五十来岁，特别显眼的是腰板挺得笔直——另外惹人注目的是那条黑不溜秋的本腿。

这条本腿大概是他最扎眼的地方了。上尉总是根据情况所需亲手把它磨光，上漆，擦亮，让它显得乌黑锃亮。它比一般本腿长一些，正如上尉确实比一般人高一些；然而，看来它好象并没妨碍他原有的那种僵硬死板的动作。它从来没有叫他象其他装木腿的人那样经常感到碍事。为了让它显得光彩，他还在那条本腿中部，或者说小腿的周围，加上一个铜箍，就象擦亮了的金子那样闪闪发光。

近几年来，上尉已经习惯每天晚上七点钟左右到鲍什夫人那间密室——一间小而黑的私人起居室里坐坐，她总坐在那里结算每天的账目，核计一下利润；他在那里当着她的面享受咖啡和白兰地的款待——这些的确都由她出钱，因为从不上账。我前面说过这家旅馆一过法定吃饭时间就不提供吃喝了，我这么说，只指笼统的市面而言，店里不许再有什么买卖交易；可是就友谊而言，这些对上尉来说倒是一向许可的。

就在这种时刻，鲍什夫人常常谈些私事，征求并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鲍什夫人到底也是个凡人，如果没人相助，她那副绿眼镜也不可能助她度过人间一切烦恼。五年前，维尔纳乡亲们发现鲍什妈妈打算下嫁上尉，足有十八个月全村纷纷议论这件事；可是不管多大的耐心最终也耗尽了，因为除了每天喝杯咖啡之外，并没出现任何进展，这个话题也就渐渐消失——鲍什妈妈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

她虽然不考虑自己再醮，却常常想到别人的婚事。近几天来，在晚间喝咖啡和白兰地酒的当儿，两人又在商讨一桩婚姻大事。人们见到鲍什妈妈大发雷霆时，上尉替玛丽求了情；最后按他出的主

意，玛丽留下来，阿道夫给送走了。

“可阿道夫不能总不回来呀。”鲍什夫人提出她的困难。上尉虽然也承认这个事实，却说玛丽可以在两年没结束之前就嫁给别人啊。问题由此而产生。

但是把她嫁给谁呢？上尉对这个问题心地坦然地答道，鲍什妈妈最好亲自作出选择，这比由他来作更合适。他闹不清玛丽的经济状况。如果夫人同意给她个小嫁妆嘛，上尉认为这事就比较容易安排啦。

这件事反来复去地谈了好几个月，玛丽在这期间继续郁郁寡欢地干活。她心中只有一个安慰。那就是阿道夫临行之前，确实握着她送给他的那个小十字架，向她许下诺言：人间任何阻力也不能把他俩拆散——早晚他一定成为她的丈夫。玛丽觉得要不是有这种幸福的保证，她早就浑身无力干活，话也懒得说了。

鲍什妈妈后来经过深思熟虑的盘算，想出个好办法，在喝第二杯咖啡时亲自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上尉，她还往那杯咖啡里倒了一满匙超过往常限量的白葡萄酒。上尉本人为什么不可以娶玛丽·克拉维为妻呢？

这可真是个惊人的建议，上尉至今一辈子还没动过脑筋想自己娶亲呢。可是鲍什妈妈的巧安排，确实使这事也决非完全不可接受。嫁妆嘛，她准备大大慷慨相赠。她真的非常疼爱玛丽，打心眼里愿意送给她任何东西——除了她的儿子阿道夫之外，任何什么都可以给。她的建议是这样的：阿道夫本人将来决不会要这个澡堂子，如果上尉娶玛丽为妻，鲍什夫人就宣布她本人死后，玛丽便成为这家浴池旅馆的女掌柜；当然这还需等待阿道夫的经济利益作出某些安排之后再定。

这项计划足足讨论了一千次，最后总算决定让玛丽本人知道一下这件事——她给叫进来，当着鲍什妈妈和她未来的丈夫面坐下。可怜的姑娘对分配给她的这位僵硬而不雅观的情人并没表示

厌恶——他在外表上几乎同他那条腿一样木头木脑。总的来说，玛丽的确喜欢这位上尉，觉得他是她的朋友，而且这类婚姻在她这个国家也并不算离奇。上尉也许年龄稍大了些，不再合适让一位姑娘做他的妻子兼护士了，可是话说回来，玛丽本人能提供的也微乎其微啊，除了她的青春、美丽和善良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然而她也不能就此一口答应，她不是已经起誓完全委身于她的阿道夫了吗！于是那了不起的金钱利益一桩桩地给她摆出来，鲍什妈妈还亮出最后一招，说她一旦做了上尉的妻子，就会被人视作旅馆的第二位女掌柜，而不再是奴仆，玛丽只能哇地一声哭出来，说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会好好对待你的，”上尉说，“尽一个男子一切能力来体贴你。”

玛丽扶起他那只干瘪的硬手吻一下，抬头用恳求的目光瞧着他的脸，这对他那颗心并非没起一点作用。

“咱们现在别再逼她了，”上尉说，“还有的是时间。”

不管他的心怎样受到了感动，可有一件事是肯定了的。那就是她永远不许嫁给阿道夫，这一点他是无条件支持的，他不可能又退让又不会彻底丧失自己在鲍什妈妈旅馆里的地位。真的，他的良心也没让他觉得那桩婚姻应该得以实现。那样做未免太过分啦。天下漂亮的姑娘要都允许嫁给头一位钟情于她的小伙子，那世界还成啥样子？

很快就显得时间不富裕了——越来越紧逼了。阿道夫再过三个月就要回来啦，到时候事情要是还没安排好，就还可能出岔子。

鲍什夫人于是提出她最后那个问题：“你不会认为自个儿总能嫁给阿道夫吧？”她发问时，那副绿眼镜通常显露的恐吓扩大了十倍。玛丽又只能嚎啕恸哭作为答复。

事情终于在他们之间商妥。玛丽说她必须听到阿道夫亲口对她说不再爱她，才会同意嫁给上尉。她一边嘤簌簌地落泪，一边说

他所起的山盟海誓只允许她做到这一步了。她爱她的情人，这在目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怪她。她有誓言的约束，这不是她的过错——至少目前不是。只有听到他亲口说出抛弃了她，她才能嫁给上尉——或者，真的，按照鲍什妈妈所希望的任何别的方式来做出自我牺牲。到那时，人生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鲍什夫人那副绿眼镜依然十分冷酷，可她那颗心却不是那样。她告诉上尉，玛丽一旦当了坎潘夫人，在旅馆里就可以同她本人平起平坐，她还会把她当做女儿一样看待。她每天晚上也应当享用一杯咖啡啦，大餐桌上有她的座位啦，穿一件丝袍子上教堂啦，佣人们也应称呼她夫人啦；她只要放弃自己对阿道夫那种少女般幼稚而愚蠢的爱情，前途似锦的大门就会向她敞开。这些了不起的诺言全由上尉转述给玛丽听了。

然而，在玛丽的眼里，人间只有一样东西最宝贵，那就是阿道夫那颗心。没有了那颗心，她本人也就不存在了，有了它——有了它的保证，她就能耐心等待，一直到世界末日都行。

家里在酝酿这些大事时给阿道夫写了好几封信。他回了一封信，提到他非常珍视玛丽的爱情，可是如果已经证明这桩婚姻既然对他俩都不会有好处，那他就同意放弃。他同意把她嫁给上尉，并对母亲在金钱上给他提供的方便表示感激。噢，阿道夫哟，阿道夫！可是，嗟呀呀！难道大部分男人的心——也有一些妇女的心——不正是如此吗？

信读给玛丽听了，却和一些枯燥的法律文件一样没对她产生什么效果。那年头，在那些地方，男女都不大信赖书信；即使写，也不大表达感情，不大掏出心窝里的话。玛丽会象过去那样理解阿道夫的眼神，阿道夫的声调；她会从中察觉她心爱的人的真情实意，他的想法，他内心深处真正希望她怎样做。可是从那受约束的干巴巴的文件中她啥也理解不了。

最后同意让阿道夫回来，亲口道出她的命运。上尉比可怜的玛

丽更了解人性，蛮有把握赢得这个新娘子。阿道夫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不会再看重家乡山沟里的这位姑娘。金钱和玩乐，再加上社会上有点小地位，很快就会使他和旧情人一刀两断；玛丽呢，也就会甘心认命——就跟法国自古以来别的姑娘们所经历过的这种处境一样。

现在是阿道夫归来的前夕。鲍什妈妈正在跟上尉一边照例喝着咖啡，一边讨论这档子事。近来鲍什夫人对这事有点紧张不安，认为他们对玛丽这样百般迁就委实有点欠加考虑。她觉得现在全交给两个年轻情人自己来决定结不结合，别人可都插不上手了。鲍什夫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不能再让步。事情除非完全照她的心愿去办，她就执意向所有当事人倾泻大量祝福；反之，她就什么怨言都会倾泻出来，就是没有祝福。在这件事情上，她有自己道德准则。她会尽可能对自己周围的人做好事。可是没有人能诱导她同意阿道夫娶玛丽·克拉维为妻。如果发生那种事，她就会把玛丽撵出旅馆，赶走上尉，连阿道夫本人也轰出家门。

因此她近来变得有点爱发牢骚，跟她那位朋友商量事时也固执己见。

“我真搞糊涂了，”她在咱们谈到的那个夜晚说，“真糊涂了。也许一切会顺利；可要是阿道夫反对我，那咱们该怎么办？”

“鲍什妈妈，”上尉呷口咖啡，喷口雪茄烟，说道，“阿道夫决不会反对咱们。”许多人都多少有点注意到上尉自从参加这桩婚事以来，在旅馆里越来越象在自己家里，跟鲍什夫人谈起话来也随便多了。鲍什妈妈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心里感到特别别扭，可现在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等上尉一结婚，不管她对玛丽许下了什么诺言，她也要给他个下马威，让他明白明白自己的地位。

“可他要是说喜欢那个姑娘，那可怎么办呢？”鲍什夫人接着说。

“我的朋友，您尽可放心，他决不会说这种话的。他已经出外两